

 新世界出版社  
New World Press

# 笔锋上的较量

# 美

北大清华学生作品大舞台

北大卷

# 笔锋上的较量

——北大清华学生作品大擂台

北大卷

戴锦华/主编

新世界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笔锋上的较量:北大清华学生作品大擂台/戴锦华,格非主编. —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02.10  
ISBN 7-80005-882-4

I.笔… II.①戴…②格… III.文学-作品综合集-中国-当代  
IV.I21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75232 号

**笔锋上的较量:北大清华学生作品大擂台**

主 编:戴锦华 格 非  
策 划:文 能  
责任编辑:钟振奋 王方红  
装帧设计:尚 凡  
责任印制:黄厚清

出版发行:新世界出版社  
社 址: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路 24 号(100037)  
电 话:(010)68994118  
传 真:(010)68995974  
网 址:www.newworld - press.com  
www.nwp.com.cn  
电子邮件:nwpcn@public.bta.net.cn

印 刷:北京京东印刷厂  
经 销:新华书店  
开 本:850×1168 1/32  
字 数:250千字  
印 张:12.875  
印 数:1-6000册  
版 次:2002年10月第1版 2002年10月北京第1次印刷  
书 号:ISBN 7-80005-882-4/G·392  
定 价:24.00元

新世界版图书,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新世界版图书,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 策 划：文 能

---

● 主 编：戴锦华

---

● 责任编辑：钟振奋 王方红

---

● 装帧设计：尚 凡

---

## 主持人语

一个也许是自创的说法：23岁以前，人人是诗人。

大学校园的文学写作，无疑是一种隐形的传统。这或许由于大学时代，是人生中某种特殊而不可复现的岁月：开始步出青春期的泥沼，展望、尚未充分展开自己的生命。生命中尚有青涩，但梦亦未折翼。于是，有梦的人，创作、书写。

或许由于，大学校园，始终是现代、后现代社会的某种特殊的空间，我们不怀疑它是社会机器的有机而有效的一环，但它也始终在以某种默许或曰容忍，鼓励着梦想与想像，容忍着批判实践和越轨的念想。校园的围墙，因此具有了某种象征的社会意味。在19世纪式的信念中，创作与经院相对立；但在20世纪，尤其是后现代莅临之后，大学已不复仅仅作为经院式空间，相反，部分地成了梦想与批判的留居地。

北大，作为人文学科与思想的生产基地之一，尽管在体制上并不特别鼓励文学创作，但文学书写与文学社团，却无疑是北大人文传统内在而重要的一部分。这隐形传统以诗歌为其主脉。而我选取的这个专辑，却侧重了学生的叙事性文体。无所谓确定的标准，亦无法确认今日世界——即使是文学批评的世界，有否可以达成共识的标准。取舍着眼于想像力的盈动，文体的多样，以及对文学媒介——语言的自觉程度。

通观近年的北大校园创作，戏仿/名著重写或曰拟古写作是其中引人注目的现象之一。这或许可以在后现代氛围、可堪闭锁的“现实”情节链的失落与碎裂、现实的多彩与苍白、阐

释的意欲与无力等等层面上获得阐释。也或许这正是大学时代、校园写作的一种优势与匮乏的显影。而校园生活，则当然是校园写作不可或缺的对象。此间，黔小驴的长剧《解放的普罗米修斯》与李萌昀的《风锁娥眉》，将经典名作的某些原型、段落或人物洒脱恣肆地拼贴于校园生活，其中的灵动与聪颖，不时令人莞尔。而李云雷的《少年行》系列，则显然具有某种拟古写作的意味。无论是书写异乡还是今世，某种对文学书写的结构与语言的自觉，使之闪烁出某种间离与迷惘。马可的《梦游人手记》，是校园故事，是拟古片段，同时是梦醒间的流连。邵燕君的《大约在冬季》（据我所知，这是曹文轩教授写作课上的“命题作文”）大约是本集中惟一篇现实之作。其中某种内在的调侃与老辣，使它有着别一种色调和韵味。

入选的小说，同时包括少数入选的散文和诗歌（尽管在学生的创作中，其数量远远超过小说），如果一定要给出某种概括，那么可以指出的，首先是精神分析理论的一次显而易见的本土降落与日常化、内在化过程。精神分析或曰弗洛伊德，似乎不堪重负地充当着登临中国社会舞台的独生子女一代的精神浮桥，充当中国无根的个人主义生存的气根。而另一或许可以称之为后现代书写的特征，则是现实、或许真实感的悬置。其中大部分作品，都以不无创意的方式传达了这份清晰的恍惚，这份触摸现实却携带着玻璃屋行走的间离感。

如果说此间无言地传递着某种现实的悲哀，那么，它们在一片“灰色的现实主义”的写作主流之畔，毕竟显影出某种异类的光泽。

一位来自海外的学者，不无洞察地指出，似乎国内大学的围墙已然坍塌。他无疑就是说大学/大学生社会化、不如直说主流化的趋势之快，令人瞩目。所谓孤岛或净土，已不复存在。正值北大拆除了南墙外的商家，重整围墙之际，这个象喻

性的说法更加耐人寻味。一边是围墙的坍塌，一边是校园写作中社会现实的悬置。似乎以某种方式，提示着人文学科与文学书写的双重困境。但我仍相信罗兰·巴特所谓的“文本的欣悦”，仍瞩目于年轻的、也是年轻人想像空间中的一方蓝天。

感谢老友文能的这一创意。感谢《我们》文学杂志社、五四文学社的同学们。特别感谢马可、李海蓓、王璞为本集所作的工作。

戴锦华

2002年6月1日

# 目 录

## 北大卷

### 小 说

- 忘川/猎尘 ..... (1)
- 风锁娥眉/李萌昀..... (36)
- 朝圣之旅/李云雷..... (53)
- 花儿与少年/李云雷..... (65)
- 少年行/李云雷..... (79)
- 梦游人手记/马可..... (89)
- 大约在冬季/邵燕君 ..... (101)
- 波希米亚人之门/王璞 ..... (117)

### 随 笔

- 前尘/殷离 ..... (131)
- 空华/殷离 ..... (133)



枫丹白露森林的黄昏/谭圆圆 .....	(137)
等/吴立雯 .....	(143)
哲学课上的爱丽丝/吴立雯 .....	(146)

## 话 剧

解放的普罗米修斯/黔小驴 .....	(148)
--------------------	-------

## 诗 歌

复杂/王璞 .....	(187)
地铁/王璞 .....	(189)
夏天十四行/王璞 .....	(192)
镜子/曹疏影 .....	(194)
拉线木偶/曹疏影 .....	(196)

# 忘川

◎ 猎 尘

小时候，外婆告诉我，在冥界有一条河，上面是奈何桥，人过了这条河，就会忘了前生的事情，欢欢喜喜地重新投胎。

——小丫

大圣引着唐僧等，徐徐缓步，登了灵山，不上五六里，见了一道活水，滚浪飞流，约有八九里宽阔，四无人迹。……忽见那下游中有一人撑一只船来，叫道：“上渡！上渡！”……那师父踏不住脚，辘辘似地跌在水里，早被撑船人一把扯起，站在船上。师父还抖衣服，跺鞋脚，抱怨行者。行者却引沙僧、八戒，牵马挑担，也上了船，都立在船板之上。那佛祖轻轻用力撑开，只见上游流下一具死尸。长老见了大惊，行者笑道：

“师父莫怕，那个原来是你。”八戒也道：“是你是你！”沙僧拍着手也道：“是你是你！”那撑船的打着号子也说：“那是你！可贺可贺！”

那是你！可贺可贺！

那是你！可贺可贺！

许多年后，面对河流，看到驳船，我才突然意识到，这是我童年印象中最可怖的一幕。虽然佛就在不远的菩提树下拈花微笑，虽然流弃了肉身那白面和尚就可修成正果，可为什么我只觉得这笑声恣睢邪僻，为什么我看到的四人却不过是行尸走肉？这样的结果是，我几乎惊叫着扔掉了手中的《西游记》，号啕大哭。那一年，我10岁。

这不怪她。

因为，连我自己都吓了一跳。公元7世纪，没有人知道我的惊恐。

我是一个孤儿。江流儿是我的名字，多年以后，当我功成名就，人们尊称我为大唐圣僧三藏法师；金銮殿上天子拍着我的肩，管我叫“御弟”，赐姓为唐时，我常常想起的，还是这个名字。我被缚在木板上顺江飘来，胸口系着母亲的血书。殷小姐，人们这样称她。一个有情有义贞洁女子的楷模，丞相的女儿，状元的妻子，满堂娇。我能想像出月光浮动的晚上，她拿着骨色的象牙梳子梳理她云一般的长发，细瓷一样的皮肤近乎透明，锦绣衣裳上流淌着熏衣草模糊而暧昧的香气，氤氲中的轮廓如同屏风上绘制的飞天。她们都是没有生命的动物，无论明眸怎样地善睐，无论皓齿怎样地光鲜，她们飞不下屏风，生生死死就钉在了屏风上。母亲那时也是如此。父亲早被抛入了大江。“这厮死定了！”刘洪睨了眼渐平的水波，将打算举身赴水的母亲死死抱住，“你若从我，万事皆休！若不从时，一刀两

断！”母亲当时想了些什么，我无从知道，但她做出的决定是不走韩凭妻的老路，因为刘贼未除，大仇未报，死了，只是最无用懦弱的选择。

大唐的堂皇谨严这时会让我生出一丝笑意，承隋而下的科举成了一纸笑料。刘洪就这样穿了父亲的衣冠，带了官凭，胁着母亲去江州赴任。这一原本授予新科状元的江州州主，就由着船工出生的白丁做了整整18年。做得很好，不是吗？

如果不是那酒肉和尚在参禅时被我难倒，破口骂出：姓名也不知父母也不识的业障；如果不是师父在我的哭泣下，无奈地拿出母亲当年的血书嘱我化缘暗访；如果不是在江州寻到母亲，回京认了丞相外公；如果不是父亲当年放生的一条金鲤鱼，其实是洪江口龙王将父亲的尸身魂魄一并安置；那么，我们全家不会重逢，因为大家都在坐等时机；那么，这刘贼的官位会一直坐下去，甚至可能升迁。时间仿佛停滞了，我们甚至寻到了18年前因病在刘家店停留的祖母，她坐等着儿子来接她，一等就是18年，可笑的是，父亲当初给的几个小钱，竟然够她在店里住了18年之久！

18年没有人意识到真假，所有的官吏、所有的臣民、丞相外公，还有世称神明的大唐天子！

寻访母亲前，我曾向师父许诺，报仇后定头顶香盆，重建殿宇，为我佛的英明与慈悲焚香而祷，心里却恋着不曾经历过的温情，一个家，有一个父亲，有一个母亲，如果他们留我，我或许更愿意选择那小小的庭院，屋后的菜园，青石板上的木屐齿痕，一个未曾有过的童年，人间滋味！

我想着父亲会温和地看着我和母亲，全家欢笑，柳岸芦湾孤篷沙鸥，在千里江波上过着无荣无辱也无烦恼的日子，和父母在一起的日子。也许，应该是这样，静静的，静静的小院子，我的父母等我归来，温情的微笑，厨房里氤氲的香气，精

致而朴实的生活。

那样，我或许会负了师父，负了他18年养育之恩，负了他将佛塑在我心中的良苦用心。

不过，我的担心和忐忑是多余的了，重逢后的父母，沿着世人早就设定好最想看到的结局那样走了下去，在水里泡了18年的父亲，竟然轻松从政，由我18年后才发现真假女婿的外公举荐做了大学士，随朝理政，沉浮仕途——可能是当年的洪江口龙王除了“设宴相待”外，还让他做了水晶宫内的某个文吏，怕他一身本领闲置不用会忘得一干二净；几次自杀未遂的母亲则“从容自尽”，为我作传的吴先生在“从容”前用了一个“竟”字，似乎无限惋惜怅惘。可是天知道，倘若这次再不成功，看官们恐怕要大叫这女人好生无耻了，要死就死，几次三番，折腾个甚！

这就是我的父亲、母亲，我18年后才找到的父母，陈光蕊和殷温娇。

当家里一面是重逢的笑声，红的灯笼，一面是母亲温热却再无动静的身子，白色低垂的帷幕，和我容貌一样年轻的父亲愣在家中，祖母和外公号啕大哭时，我知道，我该走了。

金山寺里，我慢慢地伏下身，在蒲团上长跪不起。尘土在日光中聒噪飞扬，殿中的磬“嗡”的一声，抬头的一瞬，我分明看到镀金的佛像，深深的眼眶里，滚着一颗硕大的泪珠。

我还是一个弃儿，没有人要的弃儿，无论我怎么努力，始终都是。江流是我惟一的归宿，惟有江流永远不会抛弃我。

18岁那年，我立下了志向，终身侍佛。

那时的我并不知道自己的前身——如来座下的金蝉子，只因一念凡心，堕入红尘，“转托尘凡苦受磨，降生世俗遭罗网”，这是佛祖给我的偈语，我一生悲哀的宿命。

“御弟，此去西天，路途险阻，千万保重。”大唐天子为

我举爵，拾一撮尘土，弹入酒中，“日久年深，山遥路远，御弟可进此酒：宁恋本乡一抔土，莫爱他乡万两金。”

冠冕堂皇的致词，鼓乐为我齐鸣，可是，为什么，为什么我只看到他眼中的畏惧、虚伪？他念的是我吗？还是将来那可以度他超生的真经？或许，我不过是一个顶着瓜果但出身高贵的刘全。

我牵着马走了，没有再回头。

大唐、东土，从此成为我魂牵梦绕的故国。

山林、饿虎、毒蛇、怪兽，走过，走过，就这样走过。

出玉门关，沙砾，狂风，肉身的我几乎几次被掩埋，一次又一次筋疲力尽地躺在滚烫的沙地上，直挺挺地，水，我知道自己要水。天狼星出来了，狼的眼睛和牙，星的寒光，星的河流，那样长的一条，从天边绵延到沙漠另一端。我蓦然记起，我是江流。

对着滔天的江水，我肃然起敬，崇敬得几乎畏惧。本领高强的大徒弟自是翻江倒海无所畏惧，在鹰愁涧收了小白龙，到流沙河收了悟净，到了通天河时，看到洋洋光浸月，浩浩影浮天，我感到自己难以呼吸。这是怎样的一种心疼！

我的魂魄在江河里，我的宿命也是，即使这样的河流会夺去我的生命和所有的荣誉。

所以，当我看到凌云渡时，看到那没有舟楫的活水和悬浮在天的独木桥时，我无法将脚再移动半步，对于我，目的地似乎已经到了。

我怕。

“师父，过了这桥，方成正果呢！”悟空毛毛地笑着。

“这是路，哪个敢走？”八戒作揖道，“猴哥，罢，罢，饶了我吧，让我驾风雾过去。”

悟空一把扯住了他，两人就在河边扭打起来。这是一路上

每日可见的把戏，我们终究还只是凡人。

然后我看见了渡船，那么一只无底的木船，穿透薄雾缓缓划来，戴着斗笠的舟子高声唱着：“六尘不染能归一，万劫自然自在行。无底船儿难过海，今来古往渡群生。”他的声音空旷而悠远，在孤寂的山谷中震起一片片晚鸦似的回声。他们是这样张大了翅膀扑面而来，撞击着透明的皮肤。

“师父，救星到了，快上船去。”徒弟们叫嚷起来。

踏上去的一瞬，我知道，脚下空了，千万只手从水中伸出拽住我的衣襟，没能过河的水鬼们叹息着，羡慕着，诅咒着，他们叫喊：“江流，江流，怎么是你？”“金蝉，金蝉，怎么是你？怎么是你？”

金蝉？我是金蝉？

电光石火，我回忆起了一切。

是啊，为什么是我呢？为什么江流是金蝉呢？我竭尽全力从师父的金座前逃出，戴着这皮囊在人世走了满满一遭，为什么又乖乖回来？难道我对人世间从此再无一丝一缕留恋，一厘一毫牵挂？东土的微风，喧嚣的长安，静谧的村落，水一样的月光，井栏边的青苔，牧童的短笛，母亲云一样的长发，祖母纵横的老泪，叹息，叹息……这些，我全都要舍去了吗？水鬼们剥噬着我的袈裟、纳衣、皮肉、筋骨，他们的速度是如此之快，在我回想的一瞬，才发现自己已经空空如也。

不——

不要——

我要做江流，不要做金蝉！

泼刺一声，我被人一把扯起，那微笑的撑船人只一篙，就撑离了岸边。

一具尸身顺水漂下。

我垂下头。

“师父莫怕，那个原来是你！”悟空喜滋滋笑道。

“是你是你！”八戒一下子也灵光了起来。

“是你是你！”一向木讷少言的悟净也哑着嗓子拍手叫好。

“长老……”撑船人看了看我，猛一偏头，打着号子放声歌唱：“脱却胎胞骨肉身，相亲相爱是元神。今朝行满方成佛，洗净当年六六尘。”然后，蓦然正色道：

“那是你！可贺可贺！”

是我吗？还是我吗？江流？那个顺江漂来的孤儿，那个无父无母的弃儿？惟有江流不会抛弃我，因为，我就是江流，江流就是我。可是——

我还是江流吗？我？金蝉？

不——

## 二

神不必收回他的怒气；  
 扶助拉哈伯的，屈身在他以下。  
 既是这样，我怎敢回答他  
 怎敢选择言语与他辩论呢？  
 我虽有义，也不回答他，  
 只要向那审判我的恳求。  
 我若呼吁，他应允我，  
 我仍不信他真听我的声音。

——《约伯记》

……一轮下弦凹形残月，在暴风雨最后几缕线条的涂抹下，带着殷红的血色从阿芒蒂埃尔小城背后冉冉升起，它以黯



淡的微光，勾勒出小城房舍阴沉的侧影，以及那凌空矗立的钟楼的骨架。正对面，利斯河的河水宛若熔化的锡水滚滚流淌。

小船顺着船索，在此时倒映于水中的一片淡云的反射下，缓缓游弋。

右岸的人看见小船抵达对岸；船上的人在淡红色的视野中浮现着黑黑的身影。

在行驶过程中，米莱狄终于解开了捆在她脚上的绳子。当船靠岸时，她轻轻一跳上了岸，然后拔腿就逃。

可是地面是潮湿的，逃到河堤的护坡顶，她脚下一滑，跌跪在地。

也许是一种迷信的意念在叩击她的灵魂，她明白上苍拒绝救她，于是她低着头，双手合十，仍保持她跌倒时所处的姿势一动不动。

这时候，河对岸的人看见刽子手慢慢抬起双臂，他那阔大的剑锋在残月下反射出一道寒光，抬起的双臂直落而下，只听剑锋的呼啸和牺牲品的一声喊叫……

剑锋落下的一刻，我想起了童年。

里尔城，古旧的塔楼，灰暗的小酒馆，吆喝的杂货铺老板，永远睁不开眼的街灯，我被黑氅袍子的人带着，推进那锈着的铁门内，巨大的青石块垒成四周的墙壁，受难的耶稣在十字架上呻吟，没有表情的圣母堆砌着伤痛，镀金的烛台里嵌着即将燃尽的残烛，最后一滴眼泪了，妈妈，这是最后一滴。

“唐普马尔本笃会女修道院。”漠无表情的嬷嬷叉着手站在我的面前，她的声音喑哑遥远得像从地窖里传出，“从今天起，你就是修女的一员了！”

贫穷而非虔诚，让我进了修道院。田野、雏菊、麦穗、葡萄园，自由的奔跑被远远地、远远地摺在了梦里。

一个冰冷彻骨的地方！早祷、晚祷、弥撒、圣餐、默背经